



李姗姗一直在致力于保护并再现一个纯真的童年世界。她笔下总是环绕着一个天真智趣的小孩子，她的叙事也总是以这个孩子为聚焦。她的成人身份与这个孩子总是贴合得很紧密，她大概是属于那种很少的能真正进入到“遥远”的童年世界中的大人。

读李姗姗的作品，你会很透彻地体悟到属于儿童文学独有的精神品质，一种可以被称为“底色”的文学体验。这一“底色”使儿童文学不同于成人文学，也是儿童文学可以馈赠给世界的一种珍贵礼物，那就是专属于儿童文学的“透明的光”、“温暖的热”、“四射的生命活力”与“满满的存在正能量”。这是一些理性的成人社会再难拥有与驾驭的精神财富，我们很欣喜地发现，这已构成李姗姗文字的内在生命。

李姗姗写儿童文学很注重生活的味道，这种味道完全由孩子的感官释放出来，指向的是生活中最平常却又是最本色的那种存在状态，比如说《面包男孩》这本

短 评

郁雨君《变来变去的好朋友》

最好的爱，就是守候在原地

□赵月斌



李姗姗《面包男孩》：

每个成年人都需要一个“面包男孩”

□李利芳

烤出了一个面包男孩。面包男孩喊他爸爸，爸爸不仅给了他温度，还给了他梦想、给了他思想。面包男孩可以看作是罗德叔对待面包事业的赤诚态度，这种态度被具象化为一个“精灵”般的儿童。有了面包男孩，罗德叔在与孩子的相处中逐渐重新认识了“父与子”的深刻关系。

这本书的主线原来是有关代际间的认同与理解的艰难问题。10年前，罗德叔的父亲不支持他选择做面包，并对他严格管教，终于导致孩子离家出走，成为流浪汉。施老先生的善良与赏识成就了罗德叔的事业，但是让他认清生活本质的却是他自己造就出来的面包男孩。故事涉及到了三代人，代际之间的身份转换，从“子”到“父”的换位思考，终于使罗德叔从内心深处冰释了对父亲的误解。故事写到了两代父亲对出走儿子的追寻，这种重复不是偶然的巧合，它是对必然性“母题”的不断演绎。李姗姗的儿童文学表层看似轻松跳脱，其实对童年与成长问题的关注与思考很深。她绝不是孤立狭窄地写童年本身，她的童年写作属于现实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我們能在她的作品中看到有血有肉的大人形象。这些大人写得都很自然真实，不矫情伪饰，或者说，这些大人不是作家“儿童”形象塑造的伴生物，他们不是因为“儿童”而附属存在，他们就是按照自己的生活逻辑而存在。这样，大人与儿童在作品中便各得其所，正常交叉发生关系，这便是成熟的儿童文学创作的自在状态。

自然，在作品中我们最欣赏的还是面包男孩身上的光芒，他的光芒来自于李姗姗对所有儿童都具备的精神特质的提取。这种特质便是“快乐”的能力。长久以来，罗德叔其实是不快乐的，他的内心

积压负重的太多。但是面包男孩天然的生命状态却为他揭示出最简单也是最深刻的生活哲理——其实生活就像是一个普通的硬币，一面是快乐，另一面是不快乐，你选择快乐就会快乐，你选择不快乐就会不快乐。原来“快乐”并不是本质主义存在的产物，它是人建构出来的，是我们的生活态度赋予与决定的。孩子本能拥有这一能力，社会化成长的过程是消磨与损耗这一能力的过程。面包男孩的生活状态一如“面包”的本色，它松软可口，色香味俱佳，到处渗透着让人快乐的因子。面包男孩无时无刻不在唱歌跳舞，在日常性中开启着他的“梦之号”航船。他为罗德叔展示了最宝贵的“生之意义”，罗德叔已然从他那里汲取了营养，并在悄然改变着自己，只是并不自知。在与面包男孩吵吵闹闹的日常经历中，罗德叔的内心慢慢富足殷实了起来，既能坚守他美丽的面包事业，又能接受现实生活并实质性融入进去，甚至遇到可以相知相伴的人。最终，罗德叔真正拥有了自己的生活。

写一个纯真的世界，其意义与价值又不仅止于该世界，而是辐射到更广阔的人生领域，这是李姗姗儿童文学创作非常重要的艺术追求。她坚持不懈地写孩子，写出孩子的本质，就是要大声告诉天下所有的大人，原来每个孩子都无一不像面包男孩。他们生来可亲可爱、精神饱满、快乐自足，他们是我们从生活内部获取的最珍贵的礼物，因为他们以鲜活的自己向我们揭示一种最朴素的生活哲学，生活的味道原本可以像面包一样香甜，你的人生态度决定你的人生高度。每一个成人的心中都需寄居一个面包男孩，因为百变面包可以给予你无穷的生命能量。

童心世界



骆可可(13岁) 绘

儿童文学评论

·第416期·

水心

动 态

荷兰语版《伟大也要有人懂——一起来读毛泽东》举行新书发布会

2017年4月10日，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与荷兰雷奥诺出版公司在海牙中国文化中心举行了荷兰语版《伟大也要有人懂——一起来读毛泽东》新书发布会。

荷兰雷奥诺出版公司创始人兼CEO雷纳德·沃特斯在发布会上表示：过去欧洲对毛泽东的了解，多来自于西方媒体，该公司希望通过引进《伟大也要有人懂——一起来读毛泽东》一书，为欧洲读者提供一个从中国人的眼光来看毛泽东的新视角。据了解，该公司此前引进的《伟大也要有人懂——少年读马克思》精装本业已销售近600册，包括《伟大也要有人懂——一起来读毛泽东》在内的中少图书销售预期良好。

中少社社长李学谦认为，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增强，欧美等西方国家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日益浓厚，并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即从过去偏重于引进中国传统文化图

书，发展到逐步正视并积极引进包括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在内的中国主流文化图书。中国少儿出版界应当重视国际出版界对中国少儿图书这一新的需求动向，统筹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使少儿出版更好的走出去、走进来。

本书作者韩毓海在新书发布会上介绍了本书创作过程和特点，他说：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关键在于把握好革命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传统文明继往开来的有机联系，毛泽东是世界伟人，《伟大也要有人懂——一起来读毛泽东》一书的特点，在于形象深入地阐述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对于新中国品格的塑造，为国外读者深入了解新中国，了解中国共产党率领中国人民进行的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少 文）

法国讲述儿童与艺术作家玛丽·塞利耶

来华讲述儿童与艺术

如何给孩子们讲艺术？如何引导他们去探索这个美妙又无限的艺术世界？

第22届法语活动节之际，法国驻华大使馆法国文化中心特邀法国儿童读物作家玛丽·塞利耶来到中国。4月14至30日期间，塞利耶将参加一系列内容丰富的活动，其中包括讲座、儿童活动坊、圆桌交流等，通过不同作品（绘本或小说）讲述自己是如何引导孩子发现并欣赏艺术作品的美，带领他们揭开艺术家的创作之谜。4月15日，塞利耶在北京法国文化中心举办了题为《儿童与艺术》的讲座。

塞利耶受祖母的影响，走进了美妙的艺术世界，目前已经成为法国艺术类童书作者中最具影响力的一位，出版了100多本著作，其中既有儿童艺术启蒙书，也有青少年小说。通过不同的作品，她带领不同年龄段的读者走进艺术创作的秘密世界。一直与旧时艺术家结伴而行的她也萌生了与当代艺术家合作的念头，由此诞生了一系列绘本作品，例如，与玛丽昂·勒萨热共同创作的《非洲的小夏卡》，以及与卡特琳娜·路易斯最新推出的《李夫人的花园》。她喜爱动态图像，偶尔也会参与电影制作。

（王 杨）

小布老虎「好孩子」中国原创书系

有温度的故事 有梦想的童年

□王家勇

关 注

在纷繁的儿童小说作品中，能让人感动并留下深刻印象的真是越来越少了。故事雷同、人物死板、主题刻意等往往是造成中国儿童小说同质化严重、原创力匮乏的重要原因，而在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小布老虎“好孩子”中国原创书系中，我看到了与众不同，也读到了感动，甚至其中还有故事让我落泪。

“有温度的中国故事”是这套书系的核心主题之一，所以，“温暖”几乎在读者的阅读过程中如影随形。《向阳花女孩》中，刘棉袄兄弟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而替母亲送牛奶的贴心举动、因打破奶瓶去退钱时人们的相互谅解、棉袄兄弟拾巨款而不昧的优良品质等；《摘臭皮柑的孩子》中青衫一家人温馨的生活点滴、那张寄托了3个孩子如亲人般情谊的图画等；《穿过冬天来看你》中舒夏晴温暖的家、当秘密被知晓后朋友的和解等；《升旗手》中唐小鹿对陆续离开同学的想念、唐小鹿和黄江路的友谊以及因见义勇为而成为升旗手时的光荣……这些随处可见的温暖并不刻意和做作，是作者情之所至的自然流露。

当然，温暖的童年主题并非只是向读者传达温馨、温情和大团圆，温暖的获得和主题表达往往是需要付出努力，甚至是代价的。在这套书系中，温暖通常是建立在苦难过后的。《向阳花女孩》中刘棉袄的父母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在他们租住的小屋中有一个空间属于姐弟俩，但这样艰苦的条件却磨砺出姐弟俩优秀的人格品质。《升旗手》的主人公唐小鹿从乡下来到深圳，一家人团聚换来的却是父母离异，唐小鹿因此出现过短暂的迷失，但他最终迷途知返，不但学习成绩突飞猛进，还因见义勇为而被推选为光荣的升旗手。苦难在当代儿童中已经变得不那么可怕了，它不再动辄就是生死，而是用日常化、微小化的表现形式影响读者的心志、反映社会的两面、帮助读者规避苦难风险、使成长更具质感和力度。

除了温暖主题表达和悬念艺术技巧外，书系还有一个特征让我印象深刻，那就是其中变化多端的儿童形象。说其变化多端，是因为这套书系中的儿童形象既有典型性又有典型性，既集约统一又丰富多彩。这4部作品全部都是以“留守儿童”为主要形象，但作家们却改变了人们对这一儿童群体的固有认识。《向阳花女孩》中的刘棉袄兄弟在被父母接到城里读书前是非常典型的农村留守儿童，父母在城市打工，由奶奶照料，但这部小说对姐弟俩的留守生活几乎只字未提，更多表现的是农村留守生活带给姐弟俩的众多优良品质，如勤劳、诚实、节俭、乐观以及他们与城市儿童的与众不同。《摘臭皮柑的孩子》将重心放在了青衫、冬林和夏妹这几个孩子在留守中的生活和心理状态，以及因此而出现的某些“意外”。《穿过冬天来看你》和《升旗手》中的留守儿童形象与前两部作品又有所不同，前者写的是“城市留守儿童”这一少见的儿童形象，作品中的罗冰沁是城市女孩，家住一栋三层的小楼，父母因忙于生意而将她托付给了保姆，因常年没有父母的陪伴，家庭条件优越的罗冰沁变得性格孤僻、冷漠。《升旗手》中的唐小鹿来自乡下，也曾过着没有父亲陪伴的半留守生活，本以为跟随母亲来到深圳可以与父亲一家人团聚，可父母的离婚却让唐小鹿从一个农村留守儿童变成了城市留守儿童，生活的遭际似乎给唐小鹿开了个玩笑，好在经过短暂的迷失后，原来那个积极、努力、品学兼优的唐小鹿又回来了。这套书系并未拘泥于新闻媒体对这一类型儿童的渲染，而是将关注的视点放在了“留守以后应该怎么办？”这一更有意义的问题上。也正是因为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才使得4位作者从不同的视角呈现出了“留守儿童”这一形象身上不同的典型性特征，简言之，他们是想从更多方面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细读这4部作品，可以发现它们所塑造的“少先队”儿童形象全部都集中在小学四至六年级，也就是11—13岁这个年龄段，此时正处于儿童由童年期向少年期过渡的关键时期，儿童的思维能力和阅读接受能力都渐趋成熟，类型化的文学形象仍然不可或缺，但典型形象在这个年龄段儿童的认知中应该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这个意义上，小布老虎“好孩子”中国原创书系是值得期待的。

